



一叶莲

覃翔

前日,心血来潮,在网上买了一只浮萍心形陶碗,想不到,店家附赠了我三枝一叶莲。似乎在店家眼里,一叶莲应是这世上最轻贱之花。倘若店家如我一样钟情于莲,断不会将莲叶置于快递箱中,让它们受三夜无水之苦。

初见花苞是在莲入陶碗的七日之后,夜间花茎从叶下支起,月挂树梢便浮出水面。虽未见朝阳,却自然而然地朝着日出的方向,仿佛天生就知道归处。有人说,动物天生具有方向感,白鸽、玳瑁、游子皆是如此。我想,植物也有同样的脾性,要不然怎会有“落叶归根”这样的词汇呢?

又过了七日,小花六瓣齐张,花瓣如白玉,花蕊似黄缎,但见瓣上短绒耸立,颇具一股狰狞骇人的意味。可能正是因为如此,喜欢它的人才格外在意。一叶莲既没有曼陀罗华一般的圣洁,又没有曼珠沙华一般的妖艳,然而却有乱坠天花的红尘法相。想想看也许是通过善恶互补的表象,衬托出点点禅意。

一叶莲恰如其名,一叶配一花。花叶相伴,不知该称花为“一叶莲”,还是称叶为“一叶莲”。只知道花与叶的相互点缀成就了它的名声,如果失去了花,叶就悄然无声;如果失去了叶,花便黯然无色。正因为有一叶莲之名,才能在百花丛中引得买家注意,踏遍天南地北,见识各处风情。

小花虽然可爱,却经不起时光蹉跎。花开后不过三日,便有萎靡之态。不似玫瑰、海棠、百合那样,渐渐失去浓浓水色,而是如雨落尽一般,刹那坠下,沉落在水汽泛滥的根茎处。倘若,我能化作一枚芥子,躺在叶心处,必然能听到花茎与水汽相融的磅礴声。

诧异的是,花败的那一刻,还未来得及



一叶莲 资料图片
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奉薄酬

留意,又有新的花苞从水下浮出。朝见花开,暮见花败。日复一日,本就不大的莲叶下,已沉浸数根花茎,宛如藤蔓,盘根错节。水洼之上,是简单纯粹的生命,水洼之下,暗藏起起落落的浮生。花茎腐败入泥,又迎来新的绽放。

忽然才明白,一叶莲如人,识归处,明善恶,莲与莲相伴成就公德,而花开花谢只为求得因果。然而因果难觅,在旁人不经意间,已涅槃数次。人世沉浮,恰如此花,只见芳华,不见伤茎。人类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?一些人离开了这个世界;另一些人又降临人间。生死轮回,永不止息。



老妈的抢券游戏

严奇

铃铃铃!天还没亮,手机屏幕就先亮了起来。

“嘿!儿子没睡吧?”电话那头传来老妈兴奋的呼喊。

“肯定睡了嘛。”我看了看手表,凌晨三点过,便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帮我个忙,一起抢券买面粉。”老妈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

“面粉!怎么又是面粉?买那么多面粉,吃不完!”我惊叫道。这段时间,老妈总在包包子,从白菜馅、韭菜馅到猪肉馅、叉烧馅,全家人都被包子盛宴整怕了,可老妈依旧乐此不疲。

不顾我的反对,老妈就把我拉进了微信群,群名赫然写着“面粉半价促销。”群里面,有111名群友彻夜守候。

其实,抢券的规则很简单。微信接龙自报名号,总共六个名额,报满为止。从前六个接龙群友中,摇骰子选出1名幸运顾客,领券下单。

“开始!”随着群主一声呼吼,大家纷纷接龙,不到10秒钟,参加接龙的人便已达30个。

原以为我眼疾手快,想不到竟排在了第七名,而老妈的微信账号则排在了第八。

“老妈,可惜了,我们没抢到!”我佯装愧疚地说。

“没事!六个人中有五个是我们的人,够了!”原来,除了我之外,老妈还发动了四个闺蜜参与接龙,排在接龙首位的则是老妈

一个闺蜜抢券专用的“小号”。

“一袋面粉不过80元,半价也就40元。缺面粉,儿子给你买,至于吗?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知道,广告上说,这个面粉蛋白含量高,适合做锅盔和包子……”

“再怎么好,也是面粉呀。”深更半夜,我可不像听老妈唠叨。

“切!老妈的快乐你不懂!明晚记得,继续给老妈抢券。”

记得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一篇游记中写道:“俱结棚为市,环错纷纭,千骑交集,男女杂沓,交臂不辨,十三省物无不至。”由古至今,中国人对买买买,向来饱含激情,老妈也不例外。

小时候,老妈去楼下菜市场买菜时,总喜欢领着我,搬一把凳子坐在肉摊和鱼摊前,耐心等待收摊前半小时剩下的“打折货”。对她来说,便不便宜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“捡到便宜”带来的那种胜利感。

可惜,时光流逝,楼下菜市场早已搬走,换成了大超市。老妈因膝盖劳损,也少出家门。现在,网购普及,大多数商品都是一口价。讲价的空间更少了。幸好,如今捡便宜的场景从市场搬到了网上,老妈快乐的心情依旧没变。

想一想,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带老妈逛市场了。如今,衣食无忧,老人购物,无非图一点参加活动的乐趣,帮老妈抢券,就当是陪老妈逛了一次街吧。



时间相对论

陈亮

四十不惑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过得自然而然,父亲让我随遇而安。其实我是做不到的。特别是我这个年纪,阅历太少,且伴有提前症和强迫症。做什么事没有科学依据,思前想后,只是凭借点小确幸。随波逐流却又磕磕碰碰,踽踽独行却又倍感惶恐。虽然都是些小烦恼,但却有不甘和忐忑。譬如周末想睡个懒觉,却又往往提前醒来;工作日又往往得过且过,一天天算着周末何时到来……我怀疑我是不是中了“时间相对论”的蛊惑呢?

我指的时间相对论,并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形而上;既然有空间相对论,那自然存在时间相对论。在我个人而言,仍然属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部分。

往低处看,我们的生活既是一成不变的,也是千变万化的。我们或者有强迫症,拖延症,乃至迷惑的时候战战兢兢,拥有的时候却患得患失。

某一个时间点,我们的思维甚至与行动毫无关联,是时间在对抗着时间抑或宿命,所谓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彼时,我们是指点江山的哲人,转而又成为缄默不语的傻子。所以,梵高才那么喜爱自己的向日葵,虽然他以为自己的那幅《向日葵》肯定能卖到引以为豪的500法郎,依然没有预言到:如今的《向日葵》竟然可以拍卖到他估价的万倍以上。梵高他傻吗?金黄的向日葵与太阳加他早已三位一体。转而与同是天才的高更一样,在生命不止、艺术不休的信仰中,在精神疾病的裹挟和羁绊中走向艺术人生的巅峰。

每个人都是时间概念的实践者。时间是个空洞的概念。很容易被偷换。譬如在著名的“濠梁之辩”中,就产生了哲人和哲人的对话。《庄子·秋水》:“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:‘鲦鱼出游从容。是鱼之乐也。’惠子曰:‘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’庄子曰:‘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’”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,哲人的思想碰撞总是充满戏剧性和智慧。之所以产生争执,正是因为“时间”这个概念被人为地偷换了。所谓此一时彼一时,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嫌。换言之,如果你自己是鱼,你就能游离在哲学之外。

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,就是做一个善待自己的人。时间上是允许的,我有大把的时间用来挥霍。但上帝给你打开了一道门,同时又为你关上了一扇窗。那一首歌怎么唱的——我来人间一趟/本想光芒万丈/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……所谓的诗与远方还只是奢望/我随着人潮四处飘荡/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……人到中年,我对这首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是啊,碎银几两,诗与远方,不正是矛盾的统一体吗?我们何必自怜自艾、锱铢必较?

何敬君在《我的梦想都碎成了尘屑》中写道:阿兰·莱曼特将时间比喻为一群夜莺,“无论男女,每个人都想要一只”,人们总想捉住它,殊不知这夜莺一旦被捉住,便气绝身亡,“它那嘹亮的、笛音似的歌唱渐趋微弱,终于于无声”。在你为捕捉到了时间而自得时,捕捉者与被其捕捉到的那一霎已经同时“由衰而竭,最后没入寂灭的荒漠”。

原来我正是“濠梁之辩”里的那条鱼,此时我正在河边歇息,看着我的那些同类时而飘洋过海,时而鲤鱼打挺;再看到姜太公钓鱼的那种韧劲和执着,不禁哑然失笑……

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
电子邮箱:313487468@qq.com